

1331  
1331  
1  
133101

养一斋集



養一齋集卷之十六

山陽潘德輿彥輔

說解

格物說

大學莫先于格物格物之義儒者紛然如聚訟初學未易明也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淡則來善物知于惡淡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格之訓來義本爾雅尙書格汝舜詩神之格思皆是恨持此釋大學辭旨不明耳孔疏謂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勉彊疏解繆曲難通程朱所以別易一說而格訓至

也格之訓至本尙書格于上下然古人之格訓至到也程  
朱之格訓至極也已不相合且無論爲到爲極猝然語人  
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後知至不亦覺其難通矣乎司馬  
溫公則格訓扞謂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姚江王氏略依  
之而變其說則格訓正謂去其不正以歸于正宋儒楊簡  
明儒魏校許孚遠王敬所皆同此旨謂垢去而鏡明故物  
格而知至揆之聖賢克己遏欲之功諸說亦未爲刺謬然  
與上文物有本末之物既不一例又豫奪下文誠意正心  
之實事而經文先後相次之旨全不可通矣夏考溫公扞  
禦之扞本之禮記扞格而不勝格訓扞猶可也若楊簡王

敬所皆云格而去之格之訓去吾未之前聞也姚江之格  
訓正本論語有恥且格孔注尙書孟子格其非心孔注蔡  
注趙注然知至而後物正或可言也物正而後知至語似  
顛倒終不如知至而後意誠以下諸語之易明也然則格  
物究何解曰程朱所論格物之義揆之經文不失其次序  
實勝鄭氏溫公姚江諸說特其字訓以至則辭旨仍未明  
若曰格通也尙書之格于皇天是也猶是窮至事物之理  
之義而易其訓曰通則援據旣無可訾卽以語人曰致知  
在通物物通而後知至亦明白而易曉矣吾更思之尙書  
之格于上下亦當訓通而不訓至通于上下通于皇天通

于物皆言其無不徹耳夏考宋儒論格物之法與程朱同而不盡同者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于一爲致知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爲窮理上蔡謝氏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勝窮而皆備于我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又曰卽事卽物身親格之不厭不棄武夷胡氏父子之言也皆委曲不直截若近儒安溪李氏直以知本詰格物謂物有本末賢乎格之而知其本天下國家末也身本也此與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合然格物之法詳矣以知本盡之終未愜滿人意吾獨愛近儒二

曲李氏之言曰格物之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卽中庸之擇善也若舍卻至善之則不格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格之入門之始紛紜膠葛是博物非格物也二曲之訓格亦本程朱其論格之法直截而充滿尤有功于學者程朱復生無以易之雖纒爲姚江之學此論獨可從也然則格物之義則從程朱格字之訓則當云通格物之法則從二曲蓋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有一不通則知輒多阻而知安得至然必專卽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而求通焉斯通其所當通而非無用之博通姚江王氏格齋前竹七日不

通遂嘗警程朱以爲務外不知此姚江之務外而妄求博  
通本非程朱所言格物之義也孔子謂子貢曰汝以予爲  
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貫通也卽此通物物  
通之旨也朱子格不訓通而補格物傳曷嘗不曰豁然貫  
通乎周易屢言通天下之志又曰通變之謂事又曰往來  
不窮謂之通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學者苟知通物之爲  
通志通變所以爲往來推行計也則知大學首格物之義  
而格之之法不妄施矣

戒慎恐懼卽慎獨說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據文勢只是一事隱微卽獨也獨卽其所不睹不聞也詳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總言之則曰慎也獨是獨知而曰其所不睹不聞者言事未著而念已動雖未睹未聞而實獨知之也如思酒食思談笑酒食雖未見談笑雖未聞而此念實自知也朱子以前無不如是解者至朱子乃以念初動時爲隱微是爲一境念未動時爲其所不睹不聞又爲一境以爲若是一事則言何必若是之重複不知莫見乎隱二語乃詮所以戒慎恐懼不可須臾有離之故而未嘗重複也且朱子所以必分作兩事者以不

可須臾離是皆徧說若在動念時乃用戒懼之功則未動  
念時必將離道不知道之離不離總在念之動時天下無  
不動念而能離道者也離道專從動念起須臾字爲隱微  
字張本言念之初覺須臾之間耳而莫見莫顯可畏之甚  
如此文勢不愈完整一片邪若必以戒慎恐懼爲未動念  
時乃爲防于未然之存養則古人盤銘几誠矇誦史箴在  
車則聞鸞和行步則聞佩玉無一非防于未然者豈真在  
念未動時邪至以書之不見是圖禮之視無形聽無聲爲  
辭則尤不類書所云不見是圖者欲得民心于未著見之  
時禮所云視無形聽無聲者欲得親心于未著見之時以

已測彼彼實有志之可承怨之可度故其勢似難而實易  
今已實未有一念而欲圖之視之聽之其難不轉同于捕  
風捉影邪故朱子之說予讀之凡有四疑焉既云不睹不  
聞養之于未發則此隱中之隱微中之微百念未芽萬無  
可以實力既戒又慎既恐又懼文理豈相貫注此一疑也  
朱子知其不相注也故佗日又謂戒慎恐懼四字不須說  
得太重只略略收拾住便是夫略略收拾又與既戒又慎  
既恐又懼之旨不相洽與經文不相洽而以之釋經可乎  
況朱子又謂道著戒慎恐懼已是賸語夫經文如是之于  
甯諄切而祇以欲明己說遂謂經爲賸語可乎此二疑也

戒慎此慎慎獨亦此慎今解上之慎謂在一念未動時只  
略略收住解下之慎謂在一念初動時必尤加謹焉慎字  
同在一章同在一處緊相承注而兩解判然經文有如此  
之迂曲而乖別者乎此三疑也喜怒哀樂七情也戒慎恐  
懼亦七情也不得謂喜怒哀樂爲未發獨能謂戒慎恐懼  
爲未發乎卽以略略收拾當卻戒慎恐懼而誰收之乎非  
一念之動乎不動念而戒慎恐懼固萬萬不能不動念而  
略略收拾亦萬萬不能而何得謂存養在未發時乎此四  
疑也具此四疑歷有年所而卒未有可以破吾疑者吾故  
力主戒慎恐懼卽慎獨之說不能變也或曰凡言存養省

察者皆言靜存養動省察也子獨謂未發時無存養工夫不爲悖先儒而自用新奇之意見乎曰凡言靜存養動省察者皆宋元明諸儒之言而漢唐之儒未之言也言者之多又皆以朱子解中庸此章分兩事故百子則謂孔子未嘗言存養言存養始于孟子孟子牛山之木章先言人放其良心且晝之所爲梏亡夜氣而統之以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四語然則養與不養全在且晝之所爲故引孔子操存舍亡之說以結之欲人毋梏其良心而謹于其好惡以自別于禽獸未嘗云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盡其心章先言知性知天欲人用力于知次

言存心養性欲人用力于行修身以俟之正言存養事天之實未嘗言念未動時先有存養之功也君子存之章言羣聖之事功存心章言仁言禮言忠歸于自反養氣章言集義養心章言寡欲皆就念之動時接物當理而言何嘗有不動一念之存養哉今必推使高鑿使深謂念初動而克之猶爲後天而非太極不如在念未動時方爲有功不知此非孟子之意尤非孔子之意也孔子第一等弟子無過顏淵聖門第一等傳授無過克己復禮爲仁而克己者克私欲也私欲是念克私欲則亦在有念時克之無疑何嘗教以念未動時下克己功夫哉不獨語顏淵無之論

語皆無之也且孔顏孟之學卽堯舜禹之學也堯舜禹之學惟在執中執中功夫惟在精一精也者察是非之界至精也正在此念初動而審其幾之時一是守是而去非又在後矣皆從動念說起未嘗從未動念說起虞書又兩言惟幾可證也佗如伊尹之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周公之言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動念字諄諄示戒矣不言念未動若何也豈眞缺此一段功夫待後人之補言哉如待後人之補言則堯舜禹伊周不足爲聖孔孟而不補言則論語孟子不足爲經典矣吾謂存養不離省察別無存養于靜一門猶天地無一時不行而不

動之理自在其中中庸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此義也或曰信如斯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語將何承乎致中致和各有功夫子不將謂致中無功夫乎潛雖伏矣二節仍分承戒慎恐懼慎獨之義如子言則末章與首章將不相應乎先儒屢言敬貫動靜卽中庸之不動而敬也如子言敬不祇在動而不在于靜乎且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慎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則分戒慎恐懼與慎獨爲兩事者自<sub>子</sub>始子始子何謂朱子始以隱微爲一境不睹不聞又爲一境乎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無所承也承天命之謂性來也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



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修不必作品節解修爲卽是教不必作禮樂刑政解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卽是必以品節爲修禮樂刑政解教字然則孔顏曾孟皆不得位無修道時矣嘗謂修字合在高位在下位皆然但能于獨戒慎恐懼卽謂之修道道字本該性字能修道則爲致中和且必別于未發時下功夫乃爲致中而後徐議致和也哉且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二句則知中節不中節全在發時乃可見得而中字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渾渾解之不明言中爲若何形狀若何得力者非略也誠難得而言也今先于渾渾一中字內安寘戒慎

恐懼四字則是喜怒哀樂未來先著一重戒慎恐懼在內  
斯爲偏倚矣又何以中邪中與中節中字音義相轉凡發  
者中節則可知未發者必中發者不中節則可知未發者  
必不中是以聖賢之心有已發時有未發時聖賢功夫只  
在已發時蓋性卽在道內中卽在和內聖人只是修道而  
中和一時都到故統言之曰致中和而不曰致中若何致  
和若何也如此則致中和句卽是修道之謂教句大學云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正是此義而朱  
子所謂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者似多一  
層員融矣至末章潛雖伏矣二節分承戒慎恐懼與慎獨

者亦朱子一人之意如果分承則首章從大本大原說來于念未動作起正是次序合當如此末章卻何故倒寘先說已動念後說未動念邪倒寘則于理不合則不如無分承之愈也衣錦尙絢一章凡八引詩皆反覆詠歎闐然日章之意潛雖伏矣二節無甚分別奏假無言二節亦無甚分別于無別之中求其別則敬信二字是坐實內省處篤恭而天下平是坐實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處所謂長言詠歎再二示意以足其說微有虛實之序而無彼此之殊也若敬貫動靜之說此亦從存養省察分門之說來其語宜善會凡人不敬皆在動時動無不敬則靜之主一可知此

所謂貫也若不動而敬動對言說如論語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之動蓋舉動而非動念之謂也不待舉動而敬此正  
所謂慎獨者也而豈不動念而已敬邪且古人無以動一  
字爲動念者六經具在可覆而稽也則不動與不言對斷  
指形體而非存養未發以致中矣程子所謂不愧屋漏與  
慎獨若分兩項者以一與字故曰然獨者獨知也雖在大  
廷之地亦有獨念而人未知己獨知者屋漏則專就一室  
獨處時說故程子以屋漏與獨知分兩時實則一意耳豈  
必以不愧屋漏爲念未動時哉若程子注中庸首章則絕  
未以戒慎恐懼與慎獨分言也惟是程子有存養于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則可之說要亦與門人議論及之而其解  
中庸首章則未及此故予謂戒慎恐懼非慎獨之說斷始  
于朱子也然自程子有存養未發之說其門人遂有于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者矣其門人之門人遂有教學者  
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者矣此雖或爲程子之  
所非或爲朱子之所病然以予意斷之莫如并去存養未  
發之說爲戛然無流弊也金谿姚江之專言心體以求  
識心未必非靜坐涵養未發之語啓之故朱子中和說四  
篇子亦不敢信也總之吾儒所以異于禪者專在虛實之  
別靜坐而于未發時用功唐虞伊周孔孟之書皆無之程

朱之言較之金谿姚江之言切近可循而釋中庸首章已發未發有令人難釋然者易爲異學所藉口子故力主戒慎恐懼卽慎獨之說而反覆詳審之仍還唐虞伊周孔孟之舊說而使藉口者無其端焉蓋旣以唐虞伊周孔孟爲主則于程朱二子之言少有所出入而有所不恤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說

世無靜虛之聖學而宋明之儒者好言之馴至講中者天下之大本多有以至虛至靜無中含有當之者夫大本卽天命之實理何爲虛靜若虛靜卽大本是宋爲大本感爲達道有動靜而無所以動靜者此陸王之學與佛老何異

若以爲大本承未發言未發非虛靜而何此特望文生義  
實不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夫喜怒哀樂中節之  
和誠難若未發則似人人有之何以卽謂之中困于諸儒  
講義摸索而不得遂漫然以虛靜當之不知虛靜祇可以  
論心而非所以論性也性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此昉于  
中庸鄭注而韓子原性之論因之程子言性卽理也亦原  
于此朱子注天命之謂性統匯諸家所以爲至精至備若  
不以五常詮性則性是何物天命將枉虛無恍忽中矣或  
曰信如是第以五常詮性可耳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何  
也曰此有二義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

善也故論性者必就喜怒哀樂之情觀之始可以驗性而  
喜怒哀樂究是情而非性故又必推原至未發時而後性  
之本體可得而言也一也程子張子論性有義理氣質之  
殊與孟子口之于味章脗合最爲畫然然孟子屢提揭性  
善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謂論氣不論  
性不明是仍以義理之性爲主義理之性卽此章天命之  
謂性之性也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人生後原不相離故此  
章特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是氣質全未動而純乎義理  
者也欲從氣質之性之中專指其純乎義理者以明其不  
相離故必曰未發也故足以謂之中而爲天下之大本也



二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兼此二義乃明謂之中之中卽尙  
書降衷之衷左氏傳受中之中與易言繼善成性詩言秉  
彝孟子言性善同是一物乃吾心最粹最實之處程子所  
謂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豈可以虛  
靜當之乎此書篇末又言惟天下至誠立天下之大本正  
是盡性實功若虛靜則何立之有乎辨此不精稍差則爲  
陸王大謬則爲佛老爭之豪芒閒而已故吾嘗言古今讀  
書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語不明而  
欲解天下之書以闡發道理未有不害人者如以靜虛  
解大本卽是不明天命之謂性也然則何以明之曰吾解

天命之謂性則據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梃于心解  
率性之謂道則據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解修道之謂教則據論語曰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敢以正後之君  
子蓋此實此皆道精微而立於此而終於不歸於聖賢

郊社說

解經不可不慎也鄭康成信周禮而雜以緯書臆解禮記  
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饗配之謂之禘以大傳之禘爲  
正月祀感生帝于南郊稷配之謂之郊遂致曹魏隋唐之  
世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竝行杜佑通典感生帝與昊

天上帝竝列迄宋猶祀感生帝其釋祭法謂祀五帝及五人帝于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于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遂致晉武帝明堂暫除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而旋復之唐初明堂未立竟祀五方五帝于園丘唐王仲邛宋宋祁皆言上帝五帝竝行已久不可偏廢其釋月令大雩帝謂雩祀五精之帝遂致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其言地示有夏夏至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遂致曹魏名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示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示于宮城北郊孟冬祭神州示于北郊宋制因之

其言社與后土亦爲二大宗伯之告后土謂后土土神太  
祝之告后土謂后土社神遂致後儒羣言地非后土有欲  
改左傳履后土而戴皇天之后爲厘者解經之誤沿及百  
世故曰不可不慎也雖然康成之析園正南郊爲二王氏  
肅已駁之所言祀五帝于明堂宋神宗已駁之所言崑崙  
神州之示爲二馬氏端臨已駁之惟社與后土爲三則無  
駁之者以康成實據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  
封先告后土太祝大師大會同立于社又曰建邦先告后  
土則社非后土明矣不知凡康成之誤在雜以緯書不盡  
由周禮而其釁實皆周禮啓之惟周禮言園正方正而鄭

始有園正南郊之分惟周禮言上帝又言五帝而鄭始有  
郊祀上帝宗祀五帝雩祀五精帝之分惟周禮言社言后  
土又言方正而鄭始有方正祀崑崙泰折祀神州后土或  
土神或社神之分今若徒駁鄭之據緯則前儒猶有敢言  
者而牽連及于周禮則羣儒無不箝口結舌此歷代議禮  
之臣所以不乏通博之儒而禮卒未軌于正也以吾論之  
周禮明是六國人作何休此言實爲有見觀孔門七十子  
之記禮與子思孟子書及爲膏肓三傳者皆徵引極宏博  
未嘗偶及此書其書言封國官制田邑多與羣經不合其  
無地不征無人不賦煩擾苛密何異秦法而何可據以斷

郊社之大禮乎今若一依禮記爲主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所以尊天而親地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則郊社之制至簡至明而周禮之棼雜鄭氏之怪誕不攻而自破矣何者周人果有澤中之園方二正則羣經何以不一言而惟周禮後出之孤經言之也祭法泰壇泰折之分儒者信周禮率以園正方正解之不知此

卽言郊社耳郊爲泰壇社爲泰折社壇方故稱折也歷觀  
禮記皆郊社對舉不及二正則二正實不足信其國外之  
郊專祀天而不及地故曰祭帝于郊就陽位也國中之社  
乃專祭地與宗廟近而相對故曰尊天而親地也郊祭天  
而主日惟配以月尙不及羣天神夏不宜參入祭地故郊  
惟特牲禮器亦言祭天特牲也惟因事告祭乃合祀天地  
故虞書類于上帝實以天統地以下始言六宗山川羣神  
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亦告祭合祀之一證而昊天有成  
命之詩卽告祭合祀所歌以非正禮故歌天以統地正禮  
則分祭一祭于郊一祭于社也三代後儒者考禮不精于

天地分祀合祀之議迭起互爭莫能畫一漢則先分祀後合祀後漢旋分祀魏晉唐皆分祀而宋則先分祀後合祀旋分祀明則先分祀旋合祀後復分祀大抵分祀援據周禮其人不可指數而合祀則徒病周禮繇重又行于夏至非人主所樂親涖如蘇氏軾之流而無一人言周禮實非周制更無一人言周制分祀乃郊社之分非圜方正之分其合祀特告祭之權宜而亦非常制也尤支離者鄭氏所言圜正方正南郊北郊凡四祭後人不知晉初并圜方正于南北郊遂直以南郊當鄭氏之圜正北郊當鄭氏之方正岐之中又有岐愈不堪一矧者也從古解此義者惟張



子云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示之祭胡氏宏云無北郊只社是祭地陳氏傅良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然皆不多引證據奉禮記爲主言周禮不足信故羣儒復起而汨之朱子中庸注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頗得張子胡氏陳氏意而語類又云書傳言郊社多矣然吾意夏有方澤之祭特周禮佗處又不言殊不可曉是朱子亦爲周禮所惑而不能定也王肅言圜正卽郊近儒萬氏斯大言方正卽社社在郊似參合禮記可從不知圜正方正已主周禮何可與禮記相通其調停皆杜撰而已吾嘗謂儒者議禮能奉禮記及羣經以駁

周禮則成周舊典今雖殘缺不完然皆可以通其大槩豈獨郊社之易明也若周禮言上帝又言五帝尤不經月令其帝太皞其帝炎帝云云此迎氣之祭其人皆本爲帝者始可以言帝若五行之精亦可稱帝且與上帝竝處一堂則天誠有六而上帝何足以爲帝僞家語載孔子言五行爲五帝不足信也楊氏復猶爲之申解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五帝乃天之分王子四時者馬氏端臨則言五帝實分列爲五非卽昊天猶五嶽之于后土也若然則五嶽亦可以稱后乎皆篤信周禮之妄言亦無足辨也或疑五天帝崑崙神州之類誠不足寘辨然使無周禮方正之祭

惟以社爲祭地正禮禮近于略王者所未安不知天子所祭之太社實統九州萬國之地與王社祭畿內之地不同與諸侯之國社亦不同故諸侯社少牢天子社必太牢其禮如宗廟而親密亦如宗廟又尊之爲后土以配皇天曾子問曰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何嫌詳于天略于地也況告祭則必合祀天地分之明其親又合之同其尊此正聖人事天地如父母之精義也若周禮分言社與方土旣駁之矣其分言社與后土考之羣經亦無可徵后土之后君也猶皇天之言皇也后土卽社更無疑義惟月令其祀后土祭法共工氏之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乃配社

之句龍猶之配郊之后稷人鬼地示誠不可混而爲一要  
非如周禮之言封國告后土亦與社殊也或又疑社旣爲  
祀地正禮禮大矣不當與稷竝稱不知郊特牲云國主社  
示本也明以社爲禮之主本故告祭之事至多出征宜于  
社歸俘獻于社巡守征伐載社主大封諸侯分社土四時  
迎氣亦各祭社詩言以社以方是也凡此皆所以主社而  
親地而稷不得竝也其位則與稷竝者稷司百穀以養人  
亦天下之本郊主天社主地稷主人明三才之相耦亦聖  
人制禮之精義也說者不察誤信周禮社稷爲血祭下同  
于五祀山林川澤遂以社稷爲三獻之禮其儀簡陋則社

信不足爲祀地之正禮而必非澤中之方且不稱矣然則  
欲定郊社之疑義勿據康成欲駁康成之誕說勿信周禮  
康成之釋儀禮禮記其次功不可沒然其據周禮以釋儀  
禮禮記者學者當分別剔除而周人之禮始可得而言也  
若康成釋周禮九賦爲口率出泉釋門關市政以舉爲官  
沒其貨釋國服爲之息爲貸以泉息以泉儒者多非其啓  
後世剝民之端吾則以爲周禮本禍世非可府獄康成矣  
千祿及高祖說不與然蓋聖人所以爲禮示而非禮  
大夫三廟有太祖無高祖太祖遠而必祭百世不遷之別  
子也高祖近而不得祭止太昭穆之故也故惟千祿及

之然大夫有太祖廟士無太祖廟亦于祫止及高祖耳至祭法大夫立三廟止及曾祖曰皇考廟高祖太祖則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此不足據蓋壇墀所以祭神示而非所以祭人鬼禱亦近誣此據金滕而失之者也當以王制爲正鄭注大傳仍本祭法之言謂無廟祫祭之于壇墀疏大夫無始封之祖君許其祫祭至于高祖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云云是也其祫則徧祭太祖以下愚按此亦調停之說經旣明言諸侯大夫之等殺何有適庶之分當以王制爲正以大傳解之祭法斷不足據或謂無適庶之分則時祭

必及太祖祫當徧祭太祖以下何止及高祖也曰諸侯及太祖大夫士干祫及高祖此非言大夫士無太祖蓋言大夫士無祫也夫干祫非大祫也經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不知何本干字自來無訓空者今若云干請也有大事省于其君而請祫及其高祖改訓一字而經文朗然而其非大祫明甚其爲有大事而請告祭明甚而大夫之無大祫亦明甚矣至高祖非第爲曾祖之父而凡始祖以下皆得統名高祖此又可備一義者必以干祫爲空祫義旣迂回且卽祭諸壇墀于空之義又何諦切也

卷一 禮集  
卷之十六  
九  
定入 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解

孔安國訓金縢我之弗辟之辟爲法謂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爲周公既告三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鄭康成讀辟爲避謂居東爲避居東都罪人斯得謂成王誅周公之官屬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王悟迎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朱子先從孔氏其謂周公之誅管蔡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使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小人乘閒而入周家之禍可勝言哉此董銖問而朱子荅以爲是者也其謂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



師征之乃是正義馬鄭以爲東乃避諷乃不達時務之說  
此荅徐元聘書也晚從鄭氏謂三叔方流言兄弟骨肉間  
豈應以片言半語興師伐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不  
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  
必然此荅蔡沈書也漢書諸儒皆從孔說無異議歐陽公  
曹氏粹中亦主之陳氏鵬飛吳氏棫項氏安世蔡氏沈金  
氏履祥則主鄭說而黃氏震陳氏大猷陳氏櫟蔣氏悌生  
等猶主孔說以鄭說爲不然朱子荅仲默書雖自駁前語  
而鳴鴉傳之從孔氏者終未追改與東山傳自相違戾迄  
今讀者兩岐不洩余考朱子後說理正意密實勝于前然

猶曰此從後人意見測度耳余今以詩書經文歷證之而後知居東自二年東征自三年從鄭不從孔者真定論也何則居之與征其義顯判采薇詩不遑啓居獫狁之故禮記月令師興不居自古未有以居爲征伐者況三監武庚之外淮夷奄人紛紛弄兵公當往來逐北居何爲者一不合也大誥布王命于天下而金縢于流言之後止書周公乃告二公可知公未告王王未命討公輒矯詔發兵擅代王言何跋扈至此二不合也若云成王穉昧告屬具文則鴟鴞一篇艱苦澁奧王如不解何必貽之豈貽詩則可解作誥則不解乎代王之言重大于進己之詩萬萬也轉不

告乎三不合也鷓鴣詩但云未雨綢繆末乃以風雨惕之  
可知定如鄭說作詩之時止有流言三監武庚尙未舉事  
若從孔說此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則逆謀已舉擾攘甚矣  
豈未雨時邪四不合也鷓鴣四章純以鳥之求安爲喻緣  
流言雖布反書未聞不佞發姦致急其變故以隱語悟王  
俾早爲之備迨王親迎公管蔡等知反聞不行事將敗露  
然後連兵犯順若從孔說則王師已捷首從皆禽詩可不  
作卽不能無詩亦當明敘其得罪之由滅親之不得已何  
爲全用庾辭啓人惑志五不合也詩明云不見三年書則  
云居東二年顯非一事而王肅亦訓辟爲法則謂書言罪

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孔氏穎達亦謂詩言初去及  
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其居東之年除其去來故二年朱氏  
公遷護此二說謂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然古者  
師不踰時今二年乃得罪人凱旋豈容稽緩若云二年定  
亂而沖人未悟不遽來迎周公遠權勢俟朝命不敢逆歸  
遂致三年之久故伐柯九罭詩敘皆有周大夫刺朝廷不  
知之說似言二年可言三年亦可然必從此說情理愈短  
何者師出本非王命師歸必俟王迎豈曰敬恭羣寇蕩平  
上將無事國有流言王無譴責觀望不歸豈曰臣職卽興  
師由己自合待罪亦當遣腹心之佐振旅復命何爲以一

燕耳之故牽率大師久勞於外使居者行者怨曠悲思寒暑  
三易況久擁貔貅逗留險隘屬有讒人釁彌不測六不合  
也總之書大誥明敘東征之事在迎公後詩東山破斧實  
敘東征之事在鳴錫後余歷核經文居東東征斷非一事  
鄭長于孔較然明矣所可議者鄭臆斷東爲東都雖孔穎  
達絜阿鄭者亦謂居東不知居在何處較鄭獨爲審慎蓋  
此時洛未經營誠無所爲東都也然穎達于七月敘正義  
又云居東者出處東國幽譜正義又云居東固當不出畿  
內自然在東都于時實未爲都據後而言耳是穎達亦騎  
牆之見也蔡九峰謂鄭云東都不知何據甚當改云居國

之東則亦大略之虛辭反不若穎達所云不知何處爲得  
闕疑之義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又謂成王有疾周公揃  
爪沈河書藏記府王長用事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徐氏文  
靖據戰國策季歷葬于楚山左傳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  
終南山一名楚山諸說斷楚爲周之畿內謂與金滕王出  
郊迎公之說相合則又似孔正義不出畿內蔡傳居國之  
東兩說轉不可廢然史記所言奔楚之由先與金滕不合  
亦不足爲確證也至鄭氏以罪人斯得爲周公官屬公欲  
救之作鳴鴉以貽王王肅責其橫造歐陽公辟其臆說信  
無可辭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鄭不并而一之大綱實不

謬余嘗反覆獻疑究確然無一豪之可疑也始疑周公攝  
政禮記史記詩敘皆同攝而忽避則秉鈞失人豈無後慮  
且禍萌已見公乃優游械地乎然二公故在何難倚辨大  
政況公之攝政正須考訂尙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  
亂二年克殷云云已不甚確然猶計其年數耳鄭氏直云  
攝政元年是改元紀年矣此則鄭氏大悖謬處且公于武  
王崩後卽攝政豈如鄭說以成王六年迎公而反爲周公  
攝政元年哉此沿尙書大傳而誤之甚者也夫三年之器  
冢宰攝政常典而已公旣非威福自恣帝制自爲如新莽  
之居攝紀年者何所疑慮而不委之二公以明己心乎且

械地待罪非優游也禍萌已見公所痛心徒以身在釁中  
妄動更有奇變不得不避耳而此避所以明己心卽所以  
折姦萌大權已謝蜚語安施此造言之人所以未叛而已  
發覺也公之坦白精密如此豈常人所可疑議哉次疑弗  
辟之辟卽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之辟同載尙書同敘一事  
不應異解然屬文之體言致辟管叔則可言辟管叔則不  
可今若云我之弗辟是我之弗法實不成文況蔡仲之命  
乃僞古文上書羣叔流言下卽云致辟管叔是直以流言  
按誅而非以叛也公何以爲公乎左傳管蔡啓商碁間王  
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敘事乃有義法斷不當以



致辟疑弗辟也三疑辟訓行法爲國討亂方可以告我先  
王若辟音爲避則苟爲一避而已一身之計何爲告先王  
哉不知流言朋與王心已二若不暫解政權君臣之間釁  
端必鉅豈非宗社之憂先王之所恫乎朱子謂聖人不避  
嫌疑夫舜避南河之南禹避陽城若居堯之宮偏堯之子  
卽謂之篡此非聖人事乎然則辟讀爲避于告我先王句  
義更覺精美非孔氏之所及也若穎達詩正義謂我不避  
孺子而去先王有謙讓之德我有欲位之謫愧無辭也意  
殊務外蔡氏謂我不避則于義有所未盡義太囹圄猶不  
足以攝服孔氏之心百四疑罪人斯得之得卽左氏得雋

之得詩獲醜之獲謂禽而誅之也鄭訓罪人斯得爲王誅  
公之官屬旣駁之矣卽蔡氏訓爲王知流言之爲管蔡亦  
知之耳何以爲得從孔說于斯得之義不較明乎然得字  
訓獲究未嘗不可訓知論語如得其情佗傳記所謂廉得  
其實皆是始王不知流言之人今乃知爲管蔡此卽未敢  
誚公之由經文敘事一綫處也若公已克定三監武庚淮  
夷奄君諸國功在社稷薄海共賀王卽疑公亦不過芥蒂  
于心要當告廟冊勳勞旋行賞之不暇乃屬人情乃存以  
對天下且二公贊襄何事于此等偉績亦不勸王嘉賞遂  
至落落寞寞處之第未敢誚公而已乎故蔡氏罪人斯得

之解朱子語類亦同可以救鄭氏之窮而正孔氏之誤乃  
明儒郝敬忽生異論解罪人斯得謂管叔明年將以殷叛  
王與二公使人執而殺之王疑公黨叔不使公知公既知  
之乃作鴟鴞志痛明年王悟迎公公討武庚非討管叔此  
說既無根據且叔特毀公王與二公何故加以大辟若謂  
坐以明年將叛之罪則是以莫須有定獄又武庚同罪何  
遲至明年然後致討孟子曰管叔以殷畔明是一事使叔  
尙未畔何爲以殷畔哉況叔方言公不利于王王必德叔  
疑公何能疑公黨叔遽然殺叔且不使公知哉此等議論  
閻氏若據猶詳錄之吾不責郝氏之妄而惜閻氏之疏也

然則罪人斯得之解斷以蔡氏爲得惟蔡氏解名之曰鴟  
鴟句謂毀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仍用孔義與  
避居意相牴牾爲不可解曰五疑避居之說與詩書敘皆  
不符然解經者賢證經敘非所先也符不符本不足辨況  
鴟鴞詩敘救亂之義亦欲知流言爲作亂之機有以救之  
曰故但云周公救亂非云公已東征但云成王未知周公  
之志非云未知周公業已討賊之志于詩敘何所悖耶大  
誥敘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夫欲敘作誥之由不得不追述武王崩後姦人生心之  
故非斷定武王甫崩三叔武庚卽叛周公作相曰在王之

左右未嘗避而居東也于書敘又何所悖邪六疑史記魯世家亦無周公避居東方事止云奉王命東伐作大誥誅管叔殺武庚歸而爲詩貽王似太史公從安國問尙書師承甚古經史相符鄭爲臆說故穎達詩正義謂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也然史記奉王命之說于金縢敘事則屬添補撰出謂金縢之爲詩在征東歸時尤與經文前之居東後之王出親迎種種錯迕且魯世家蒙恬傳何又云周公奔楚自相矛盾魯世家何又云周公卒後成王開金縢書出郊以迎不第與金縢不合而王所迎者何人何竟荒忽不成文理至此班固猶謂史遷記金縢說用古文惠氏

棟亦謂史記周公奔楚其爲古文無可疑者以余考之漢書藝文志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悉得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惟汨作九其泰誓等篇專有古文金縢在本文中卽安國核之而與古文合者也遷與今文不合卽與古文不合閻潛邱以史記周公卒後開金縢書爲妄說而非古文最當是遷雖從安國問而其撰史記采摭極博未必墨守古文不足以爲孔據而駁鄭也七疑孔在漢初旣家藏古文受詔爲尙書傳鄭居東漢之末距古益遠雖亦傳古文尙書而孔穎達席其師祖孔學何意并與孔異則解尙書者當以孔爲正也然尙書孔傳朱子吳艸廬閻

潛邨等皆云僞託閻氏謂真古文十六篇亾于康成之後  
東晉之前則真古文者鄭氏實見之傳之而僞爲孔傳之  
人并未之見也夫辟之訓法孔傳旣僞則以王肅爲始閻  
氏疑傳從肅來惠氏并疑晚出古文卽肅所撰然則肅旣  
僞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之辭焉得不訓辟爲法哉鄭  
解尙書實未與孔異與肅異耳觀辟之音避馬融亦同是  
皆傳孔學者穎達柰何以王肅爲孔而以之難鄭哉然鄭  
注大誥王若曰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此實害  
義之尤斷非本之真孔傳者昔虞仲翔嘗奏鄭氏注五經  
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余考大誥書王鄭以

爲周公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亦以爲周公皆有害  
聖教諸儒不痛駁此而轉駁周公避居之說非羽翼聖經  
干城名教者也入疑毛公在西漢之初師傳最古而鴟鴞  
取子已指二叔之敗是毛亦以東征爲在作詩前矣孔與  
毛合何可概以爲僞然詩屬隱語毛特傳其遺意言甯亾  
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隱喻武庚旣誘取管蔡與之合黨  
王勿私愛二子必以王室爲重也此卽敘中赦亂之旨余  
前所謂隱語悟王俾早爲之備者金仁山謂武庚陰有復  
殷之志二叔爲其所誘流言臧公公鴟鴞之詩蓋指武庚  
旣誘管蔡必反王室正同毛意安見毛公必謂周公已誅



二子哉穎達詩疏謂毛無避居之義彊分毛爲東征鄭爲  
居東徒以甯亾二子句爲據亦太武斷也九疑古書言周  
公避居事者無甚左證然余考史記周公告太公召公曰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  
雖其詮次文義與鄭不同而辟音爲避史公已先之矣況  
墨子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越絕書  
云周公避位出巡于邊竹書紀年云周成王元年周文公  
出居于東二年秋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雖越絕巡不  
可釋居邊不可釋東竹書二年秋伐殷而于元年已書武  
庚叛養寇一年亦非情事然亦可證古書于避居之事實

有紀其地核其年者也終疑征伐三年爲期太久究非王師若時雨之義孔傳謂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是孔不限定二年或竟以居統征征特居中一事意辦賊雖畢大軍坐鎮年餘以杜餘患合之歸期乃有三年于如時雨之義庶不背馳之甚也然考竹書云二年秋王逆周公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此與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合惟所書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一月王至自奄與尙書敘成王踐奄歸自奄作多方二孔氏外氏皆謂在成王卽政後者不合或竹書誤以成王卽政後之再伐奄爲周公東征

時事遂并而一之然金仁山謂周公東征三年踐奄而歸  
降四國殷民之命遷之洛邑歸于宗周作多方之誥明年  
營洛邑爲東都作多士篇定殷民虜是多方作于東征之  
歸多士作于宅洛之始故皇王大紀繫多士于前然則成  
王無所爲再伐奄竹書于此事實未誤也況竹書所紀自  
二年伐殷至四年入奄首尾三年皆周公所爲了然無可  
疑者其間滅殷在先不過數月而如遷殷民如伐奄如滅  
蒲姑如伐淮夷如入奄諸大事皆于此時爲之雖聖人亦  
何得遽畢而不必三年也余又以逸周書史記竹書參考  
之則致三叔于理封康叔于衛殺武庚卽封微子治淮夷

兼定徐戎亦皆叢集此三年中故四國是皇四國是毗四國是適各句皆有實事包得東方許多國在白虎通所謂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毛訓四國以管蔡商奄當之尙未足以盡詩人之意而朱子不用其說何得夏從征討一國之例而以王師如時雨難之哉又何得以居統征謂坐鎮以弭餘患居之時實多哉居之非征斷斷如也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事失其本末朱子云尙書錯誤解不得處煞多又曰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者則闕之然如居東東征此其文義極可曉而義理所關又甚鉅若不明白周公將無以爲聖不可概謂其難解而

聽其顛預了事者也余辨六不合以闢孔釋十疑以從鄭  
居東二年東征三年各爲一事其論庶幾可以定歟



蒼一齋集卷之十七無題平不計文音餘餘烈出余迷  
強盛而益病病學而失學而不可山陽潘德輿彥輔  
出雜箸遠取醫之文以漸其病受益其藥思是  
馬為讀大禹謨庶吉錄其藥與平錄其藥與吉  
聖人之道衰天下止二人而已矣曰奸人曰淺人  
機百出自私而用智屈善而伸淫必殃咎大至乃  
悟天地感應之常道不可誣也淺人者不必萃  
奸慝亦往往入于殃咎何也曰自是而不修任  
情而侮物此即天地之所疾而殃咎之媒也世  
之人有甘為奸人淺人者乎然卒不犯此者誰  
也夫少則怪多則諧既徧天下宜若可以無事者

然而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姦人可免乎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淺人可倖乎嗚虘此十二言者小犯則小咎大犯則大咎蓋六經科條之總例而孔孟格言之先師也天人之際可畏如此得以常談置乎余非信報應之說者也而不能不信古聖人之言以古聖人之言爲不足信是不信有天地也迷惑喪心之人也後之儒者考證尙書以大禹謨爲僞古文惠迪吉從逆凶謂其襲尸子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之文也滿招損謙受益謂其襲周易彖傳虧盈而益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之文也古聖大訓比之于擣擿割裂之流無惑乎不信之者紛紛然也余獨謂



古文尙書不盡真亦不盡僞如此十二言者非古聖人不  
能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德無常  
師主善爲師善爲常主協于克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皆  
極精奧深痛亦非古聖人不能作也其他辭氣不淳古者  
至多王肅之徒竊古聖格言裝以成篇耳近儒謂其語語  
皆由勦襲過矣誠知其不盡真則可以論古人之世而不  
得盡信知其不盡僞則可以淑後人之身而不得徑刪余  
非欲爲千餘年論古文尙書者進一解而謝停其間也重  
天地聖人之道而已矣

天賦讀孟子

堯舜聖人也禹皋稷契皆聖人也孔子不遇之堯舜也顏  
曾思孟不遇之禹皋稷契也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  
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卽此義也自程子乃謂孔子聖人顏  
子亞聖孟子大賢亞聖之次等級遞殊吾不知其何所據  
也其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其所據殆以此歟  
不知此以己意窺聖賢非聖賢之本量也夫謂仲尼元氣  
當矣若顏子止于和風慶雲孟子止于泰山巖巖是顏孟  
止有聖人之一體而非具體者也一不合也迹不迹非聖

賢之所計程朱所謂微顯無閒表裏精麤無不到者是也  
今必以無迹爲最上其與莊子謂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  
何異顏子之溫溫不言以孔子已昌明道要而無待乎其  
言也孔子沒而曾子老壽故其言漸多矣子思去孔子漸  
遠故其言愈多矣孟子去孔子彌遠人心愈壞邪說愈熾  
七篇之發揚蹈厲濤奔嶽立不得已也今不熟思聖賢之  
時勢而徒以其言語之有無多少目之曰微有迹其迹著  
七真觀其迹而不察其心者也二不合也此三不合者七  
百餘年以來無一人疑議及之此孟子之書所以無一人  
不讀而豪宕之士往往存一非孟刺孟疑孟之私心于胷

中而不能化有志于聖人之道者遂終身惘惘然不得其  
門庭堂室雖刻意勵行止足以爲善人正士而不足以列  
于聖賢之林皆此故也不然如程朱二子者其立志也自  
十數歲時卽以聖人爲的其制行也由少至老無一言一  
動敢背乎先王之成法而考其學識議論于端木游夏猶  
不敢望何哉自視過高以孟子爲不足學遂于孔子之言  
亦不盡得其所以云之意也程子曰學者必學顏子方不  
錯孟子才高學之恐無依據又曰孟子有英氣英氣最害  
人若不若顏子之渾厚夫孟子之博學詳說所以能知言者  
卽顏子之博文也孟子之存心養性所以能養氣者卽顏

子之約禮也顏孟豈有二哉今必以顏子之溫溫無言爲常法而以孟子之巖巖雄辯爲無足依據爲最害事果無足依據且最害事矣又何以爲亞聖之次哉以此論學乃東漢黃叔度陳仲弓之行徑爲一鄉之善士則可耳非聖人所謂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者也夫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皆胥生歿殺竝見者也不明乎是而遂有在宵風中坐一月之說遂有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之說遂有教人且靜坐之說遂有聖人怒在物不在己之說遂有主一無適爲居敬之說遂有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之說遂有疑然不動便是聖人之說皆非聖人立教之綱宗也夫孔

子之道統于時中孟子之道統于集義集義乃所以時中也學者亦集義而已矣集義則喜怒哀樂中節而和矣烏有一味和靜而以無怒爲賢以無爲爲宗以主一不動爲能者哉豪髮之銜名爲攘席佛老其實沾染于清虛宋滅之教不能埽之以淨盡而又何責乎象山陽明之流哉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此善言孔子者也此所謂習生焮殺竝見者也而朱子曰厲者辭之確伊古以來未聞有以確訓厲者朱子之意惟恐以嚴厲爲訓非聖人辭不迫切之氣象而不知孔子一生無一語不明白直截氣挾風霜而不必以迂緩煦嫗爲中正

蓋合之儼然與溫卽爲渾然之元氣矣夫中正之元氣豈  
辭不迫切之謂哉以辭不迫切爲聖人然後覺孟子之言  
與孔子不合而信非聖人矣夫伯夷伊尹桺下惠其去孔  
子大有閒孟子猶稱之爲聖人孟子與孔子同道而具體  
而轉謂其非聖人何哉程子論孟子曰未敢僂道佗是聖  
人然學已到至處夫學到至處卽聖人矣謂其學到至處  
而又不肯謂其爲聖人此騎牆之見也若曰孟子大矣而  
未化也故不足以爲聖夫孟子之幾微未化恐非後儒所  
能窺也以余觀其書出處進退辭受取與辨義行權天理  
洞然亦可謂化矣其一生願學孔子成就歸宿專在是矣

程朱欲學孔子而不能不微抑孟子此雖推尊孟子之書  
與孔子竝而豈知孟子之本量者哉自程朱首發此論王  
伯厚遂有孟子學伊尹之說直疑孟子與孔子不同道矣  
妄之尤者也綜而論之二千餘年之儒者漢鄭唐孔不知  
孟子者也宋陸明王竊孟子之說以文其佛老之學與孟  
子相背者也惟程朱欲接孟子之傳而又不以孟子爲聖  
人孟子之道不極尊則孔子之微言大義亦不克彰著于  
天下後世偉哉韓子之論也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  
始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焉可謂獨有千古  
矣惜乎韓子之學未忘乎文辭而時以孟軻與荀卿司馬



遷之流竝也宋儒司馬君實者其實體力行不下于曾子以不信孟子而信揚雄其識遂迴出程朱下而爲後世之所詬病明儒劉念臺者知孔孟爲一而敢刪掇論孟之書名之曰合璧其無識又在司馬君實下今之世人人言經學矣鄭孔訓詁之末習耳孟子之書童而習之而無一人可究其微言大義此六經之所以愈詳說而愈不明也稍知拔俗者猶不知象山陽明之爲非勉而矯之篤信程朱之言自以爲至矣盡矣聖人之道在乎此矣吾懼其懵然于孟子必懵然于孔氏之書也或曰程朱不足學歟曰程朱表章孟子有大功于聖道者也若謂其直接孟子猶未

之敢信也余敢仿端木子立言之法綜而斷之曰孔孟之道未墜于地在人程朱賢者識其大者漢唐諸儒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孔孟之道焉後世有聖人作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曰見其文而知其識聞其行而知其力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儒莫之能違也自三代以後未有孟子也

書韓子對禹問後

韓子對禹問據義立斷理甚正辭甚確可謂儒門之英傑文苑之典誥晚周作者不是過矣雖然韓子欲以理勝而不考事也且孟子非空言天者也考禹薦益之年曰七年

考益避禹子之地曰箕山之陰年可紀地可按其非鑿空甚明今韓子欲伸其慮後世爭之說直以孟子爲求說不得而託之于天者意韓子必將力駁薦益一事而後可以力駁孟子天與之說今韓子于禹薦益未嘗一語及之不敢斷其爲烏有矣烏得謂禹實傳子夏謂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哉且薦益一事不獨孟子載之史記竹書亦皆載之子長嘗問古文尙書于孔安國其紀薦益事不必從援引孟子而得也況孟子時尙書未佚學者具見孟子又何能自撰一言如完廩浚井諸事先儒謂有無不可知近儒則謂孟子必據古文尙書而史記亦采之其說較先儒爲

長也史記并云禹東巡守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  
年喪畢益讓帝之子啟較孟子所謂薦者夏進尤足爲禹  
欲傳賢之證至以竹書之駁雜獨此事亦與孟子合其中  
與史記異者史記禹立十年崩竹書禹立八年崩余考竹  
書云禹三年皋陶薨益爲皋陶之子雖不足信要之五臣  
敘次皋居益先禹不當舍皋薦益史記云禹立舉皋陶薦  
之且授政焉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皇甫謐亦云禹卽  
位以皋陶最賢薦之于天未及禪會陶卒然則皋陶旣薨  
禹乃薦益孟子所謂禹薦益七年禹崩者合于竹書禹三  
年皋陶薨之說合于史記禹立十年崩之說精實詳確如

此其言箕山之陰與史說箕山之陽不合或史記傳寫誤  
曰凡孟子所言考年考地無一可疑其不引薦皋者特以  
其事不終薦皋而皋薨矣薦益而民歸啟矣禹自傳賢天  
自傳子非天而何哉孟子之論天從唐虞夏三朝實事歷  
歷考證而得者也烏得以空空之理破千百年成說哉或  
曰韓子是文固垂之千萬世而無弊者雖不可以匹孟子  
亦可自爲一說爲孟子義一之證余曰韓子以理勝孟子  
事理兼勝余欲據事以考理故不得不絀韓而伸孟也梁  
書歐陽公嘗歎論後

歐陽公以隱公實卽君位趙盾許世子止實弑君信經不

信傳辭氣甚正然予以爲傳文亦非盡傳聞之妄也何則  
隱公之意原非子臧季札者比祇以先君愛子鄰國周知  
不欲遽拂之故以爲桓而立爲辭左氏曰吾將授之穀梁  
曰將以讓桓將之一言口惠云爾經書公者據隱之事察  
隱之情誅心法也傳書攝者特據此口惠載之不能勘其  
是非之微而徑書曰攝所以來歐公之譏要非傳聞之妄  
也趙盾歸國之後既不討賊并使賊逆新君其蓄志弑君  
假手趙穿可知經書弑者亦誅心法也左氏穀梁皆記董  
狐反不討賊之言辭似寬廓意實譏其主使穀梁所謂志  
同則書重是也特未能明白示人又皆以出亾不遠爲責

左氏且有爲法受惡數語此則其謬也要其記趙穿也則非傳聞之妄也許子弑父之後左氏曰奔晉穀梁曰逾年遂卒以情事揆之左氏爲近蓋其弑也以手和毒藥故不何嘗旣弑之後欲第以不嘗藥掩其惡歸罪于醫而通國之人不與也故奔晉奔晉者許時屬楚晉楚敵仇故也卽奔晉而觀而其心可知矣經之書弑亦誅心法也作傳者當明言止寘毒于藥故不何嘗而因表章古禮臣子必嘗藥之文其防患至爲深遠而不當以如此大逆第以不嘗藥當之也公羊曰不成于弑穀梁曰止不弑而書弑皆謬左氏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可知藥不出于醫手而非由止

之不達藥性也左氏實未誤特其末謂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議論不明遂滋疑議要之止弒君以藥故不嘗藥不嘗藥亦非傳聞之妄也嗚虜傳非經則義不明經非傳則事不明在後人之善擇而已余讀歐公論恐人真屏三傳而解經也故書此

續推命對

命非推命者之所知也命之理非推命者之術也命之理原于陰陽推命者所推祿命勝衰歿旺亦陰陽謂其無與乎命何也命之爲道也公而正推命者之爲術也私而邪今夫命清濁厚薄分可以合也貧富賢賤壽夭歿生分亦



可以合也合者何曰理也義也求理義而得其正清濁厚  
薄貧富賢賤壽夭死生萬出也統歸于一塗不相羨不相  
忌不相出入焉故君子知之俟之立之以踐形而合天焉  
今夫推命者析五行配支幹其原非不公且正也然而其  
爲論也不能合合則其爲論也不能神其曰賢者可以自  
恃勇矣其曰愚者終于自棄焉達則曰何功德之爲窮則  
曰何修省之爲歿于酒色鬪狠而不以爲大惡也榮于巧  
言諂笑而不以爲無恥也曰推命者斷之矣此非命之支  
流乃命之稂莠而已矣堯舜之主能富賢人幽厲之主亦  
能富賢人堯舜之主能刑殺人幽厲之主亦能刑殺人然

而龍逢比干范滂顏真卿岳飛楊繼盛之歿與其蘇張湯  
楊國忠賈似道周延儒之歿一乎夔契周召丙魏房杜韓  
富之賢與榮號梁竇牛李章蔡之賢一乎皆以爲其人之  
支幹則爾也天無命討朝無黜陟人無臧否民無好惡時  
無否泰三綱九法幾何而不斁也兄弟天屬也推命者于  
陰陽之相比爲兄弟者日以劫財敗財而惡之日月星天  
象也推命者或以爲德或以爲大惡橫加愛惡之以年月  
日時斷人終身日十二時是一日止十二人不相同也可  
通乎知其不可通遁而之星躔度數往往不出于天官家  
別立名目以相愚弄其佗瑣屑又不可勝紀嗚虜何其私

且邪也命之原于陰陽也理所賅也故陰陽相推相衍而  
成人氣雖偏而理則一君子修之吉而小人悖之凶推命  
者之論陰陽也利所軋也故陰陽相推相衍而成人數有  
權而理無用賢智者聞之則矜且怠而愚不肖者聞之遂  
至于無忌憚焉可不辨哉今之業是者挾小技以乞食何  
足屈吾徒與之辨然推命者之術自陶宏景箸書己名以  
三命鈔略習其術者無不以知命目之夫知命而在乎此  
區區者天下將無一非小人吾雖不屑攻推命者之術要  
不敢使天下謂命與推命者之術混其不中者無足論也  
其偶中者九足以惑人噬乎漢以來不惑者希矣相陰陽



女子以義行見者三曰節曰烈曰貞或難之曰節烈成爲  
婦者也夫婦成而後情志合情志合而後禮義生故今古  
賢之貞未成爲婦者也未成爲婦則情志禮義無所從出  
焉而又何爲也哉吾疑夫內苦其心以邀此名也且未成  
婦而嫁不害其爲賢則貞者隣于反常道而不免爲不賢  
也荅曰天下之事有疑而可從偏而不反于正者三曰子  
婦事父母舅姑割股療篤疾曰父母刲廬墓三年曰女子  
許嫁而夫死遂守貞不嫁以終三者驟視之皆事理之可  
疑而偏者也割股疑于殘支體之不孝也廬墓疑于弃宗  
廟之不孝也守貞之疑子已獻之矣雖然不忍視父母之

一 存集  
三  
死而以身救不忍背父母之形體而以身衛二者皆發于  
仁者也聖人以仁納于禮眾人每假禮以文其不仁賢者  
甘過于禮也而不甘于不仁故割股廬墓之事出焉夫守  
貞之心亦若是已矣許嫁而夫死而又嫁禮也許嫁而卽  
不忍嫁仁也仁之所發卽禮之所弗禁子見夫爲人臣者  
乎仕于朝而死君之事或矢不仕二姓禮也而不有未仕  
而亦慷慨以身殉或終身不仕者乎而不足資乎割股一  
時之危也廬墓三年之艱也守貞則終身以之吾未見邀  
名者能恆其道至于終身者也然則割股廬墓可有邀名  
者廁其中而守貞斷無之子于割股廬墓者不敢徑席其

不孝而守貞者則謂不如嫁者之賢何子之果于立議也  
節烈之夫已娶者也其夫歿而無後必宜立後者也貞女  
之夫未娶而歿則不必立後者也不必立後而得一守貞  
之女爲之婦則不得不立後是能令其夫歿而不歿也守  
貞之功且倍于節烈矣故謂疑而可從偏而不詭于正者  
此也寶應郭貞女者幼字吾邑陳氏夫幼來居陳氏家二  
十有三年矣其艱迍困苦之狀談者不忍述余之筆不忍  
書也居艱迍困苦之境而必以貞守吾之所謂仁也所以  
使居艱迍困苦至極之境者必有如或人謂反乎常道不  
足爲賢之類也余聞而哀之書此往遺陳氏以大彰守貞

之義使疑者知所取正焉貞女夫名本嗣子名某  
書鄢陵蘇母節孝事略後

余幼讀論語子夏氏論學以賢賢置之事君父上竊疑其  
失敘及翫中庸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後悟焉每覽史  
冊友道浮濫禍及家世往往而是謂同志曰居今日而有  
能擇友者孝子也夫行所以積孝也友所以策行也求友  
于酒會勢位者孝之讐也求友于淹雅文藻者孝之薄也  
夫五倫始于父子終于朋友朋友之道不明則父子或幾  
乎絕矣無終則無始也鄢陵蘇君源生持其節母行略示  
余余獨感其母之杖之以不良友偶見過也喟然歎曰是



母也天下之知母道者也蘇君必無不良友矣京師之地才彥闐溢易于來友亦易于忘身尤不可以勿審也昔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荅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驩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夫霸中興之良臣也而丹遲審如此此可以爲百世法也知交滿地飲會徵逐聲名頓起一敗不振父母之辱也吾聞蘇君嗜讀經經之論取友也嚴蘇君必有以審之矣

### 興挑澗河議

山陽城南興文闢下澗河縣互百里于淮郡利益至多就其重者言之達三城薪米一也漑兩岸農田二也運鹽阜

漕船三也宣運河盛漲四也洩三城積潦五也輔闔城形  
勢六也道光三年請帑興挑河督黎襄勤公慎重此河親  
詣勘工是役之帑闔縣攤徵誠知澗河爲山陽闔縣共賴  
之澗河非佗河之可比也夫以闔縣共賴之河興挑之帑  
可以攤徵一縣而今以一河之上下游徑爲畫開兩岐之  
說謂河之淤澱下游宜挑而挑爲利上游不宜挑而挑爲  
害有請挑全河之舉則上游必從而阻之可乎不可也夫  
上游之不欲挑亦非無說后塘以上之田舊植旱穀以河  
底日高改而蒔稻若淡濬河底恐于引水插秧不便不知  
此特一二十里内外小小不便之私情而非澗河百里全

局之利害也卽人心好私不盡明公義吾請專以此一二  
十里內外之利害言之澗河灌溉所及前因淤淺止至受  
河盧灘頻年以來漸及小閘無水矣漸及周莊無水矣今  
夏則石塘且虞無水而栽插費力矣上游不挑日淤日縮  
得水且日促則東門以外上下之田又可保乎患已及我  
不知豫防一不可也淤澱雖在全河而上游之淤尤甚淤  
尤甚則水不下注上游必不能容潰隄衝田爲患愈烈隄  
潰之時必急閉閘涓滴不下雖至易得水如寶帶河側之  
田亦與下游之斷流等若上游挑去淤澱水得暢流永無  
潰隄閉閘之慮利人卽以利己否則人已害均絕無坐等

明知此害而故蹈之二不可也全河興挑上下同利其上  
游以爲不然者不過引水插秧未極自如不能放水入田  
然水車溝洫略用經營仍可插秧斷不至改植旱穀若上  
游阻挑則下游歲歲無水一禾不能插一粒不能穫富戶  
由此貧貧民由此死雖幸逢樂歲而枵腹嗷嗷死亾接踵  
慘痛不可言狀較之上游設農器通溝洫之勞費害殆十  
百萬倍也夫治田者農具故宜多溝洫故宜深不得諉爲  
分外事今若宴安而惜小勞重財而靳小費于治田者分  
內當爲之事亦不肖爲同聲一詞謂爲不佞致數十里之  
中富者必貧貧者必死亦仁人君子所不忍爲者也必忍

而爲之奪水之鬪毆爭水之詞訟無水之怨讟祝詛百費叢集雖有水亦不得安況又有日淤日促之遠患與潰隄閉閘之近憂哉其不可三也此三不可之說皆按情度勢切近易曉上游凡有田者靡不深悉乃挑河立議時或捐費或出夫上游每觀望遲疑甚則有控諦爲阻撓者蓋偶一計及終爲小勞小費浮言所動而不知此一二十里內外之利害亦在百里全局利害之中誠欲利己者祇宜合而籌之不宜判而異之也以人身譬謂腹不宜物之梗塞而曾及喉可梗塞也有是理哉夏取澗河全局論之河遠及鹽城境內乃者修閘之費鹽人公議闔縣攤派爲運道

起見也澗河于鹽邑除漑岸側田畝外止利運道尙普之一邑如此而吾邑澗河之利至多轉持上下游兩岐之說其私己拂公不重爲佗邑笑與况修閘徵費下游踴躍協濟不敢視爲度外事引前此上游修閘之一議以爲口實夫閘爲上下游公共之閘則河爲上下游公共之河亦情勢當然者也是故凡議挑澗河者苟不請帑則必業會佃力業會佃力則必先捐費充雜用後出夫應挑工而捐費出夫必不當有上下游之異也章章明矣滌自請帑一役後澗河之不興挑十二年矣淤澱日甚受累日眾公私交困不忍坐視復議興挑吾知上游諸君必不持其小小不

僂之一端以阻大利違眾志況前此業會佃力之舉皆提  
夫作費俾充雜用今以淤久工多議夫歸夫之數田多戶  
大者別捐費備用其公慎彌有以服人也雖然捐費出夫  
用財者所慎重也爰與同志議不憚餘瑣申明其不得不  
然之故質之上下游凡有田者以息侘說示久遠收利益  
于無窮焉謹議

釋言一

色陰也聲陽也言陽之陽也人陽也物陰也君子陽之陽  
也故人能言君子善言物不能言鳥陰之陽故聲清于獸  
魚鼈陰之陰故無聲然則非陽無以聲非陽之陽無以言

天下之險詖私詐者雖人乎哉其陰也類乎物其言雖可  
悅鳥之啁啾也故人能言者也而君子善言者也以君子  
觀之雖謂人不能言惟君子能言可也故人亦陽而已矣  
治其欲斬而絕之大遠于物矣而後言故其言立

釋言二

終日言而人不聞有一言者其言也非口也身也不能身  
而口之自夸誕也自責僞也勸人誣也督人僭也誹人妄  
也紛然覺其有言矣有千百言無一言之用有一言得一  
言之禍者其斯人也歟易曰兌爲口又曰艮止也禮曰口  
容止兌說而不止則窮矣窮之災也口爲大言有序悔亾



良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故又曰良其身謂輪其氣于  
不疑記言一衣如也于斷斷謂何也夫壯人數于泉而自  
余謂郭生曰甚哉疑之難破也余聞某生云有術召僊者  
箕頃刻萬言時盛夏礮雲斗合雨如注赤電竟天霹靂轟  
屋角欲動人伏地不敢聲箕者大書曰雷神休矣毋相見  
也雨霍然止雷循循去之某親見者郭生太息曰妄而至  
于如是也而其精神亦一矣夫精神不一不能誠精神不  
一則亦不能妄之至夫雷自起自止于其閒而彼妄之至  
者一其精神則亦默自覺其有以驅遣之而無疑夫疑則  
不至世之妄者果能不疑則必至而天下事亦侈然有不

足爲者矣余笑曰子之說欲天下知是人爲妄之至也而不知者且謂子導妄者以不疑吾則謂不疑而爲妄之至而其疑乃終身不可破也郭生曰然哉

中記言二

郭生曰氣無定者也形有定者也龍之形時大小何也余曰龍純者也純則變龍純陽而之陰者也故變郭生曰子猶以爲龍變邪夫龍則何變之有夫魚不能不升蟄蟲不能不振雉不能不爲蜃田鼠不能不爲鴛然則龍亦不能不變夫龍亦物也子獨偉龍何也夫惟人運于氣而有以制氣是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龍純其氣于形

故能變龍受制于氣故不能不變嗚呼大哉人也哉

答問

客問曰文于道爲末子每思以文章轉移一世何也曰人有不願爲男子而願爲婦人者乎人有已爲男子而猶願爲婦人者乎然而今之文士何願爲婦人者多也順時而畏其不合悅人而慮其不工何其求爲婦人之甚也推而論之二百年來之詩文亦何其男子之氣少而婦人之眾也可悲也予悲之故欲從而輓之曰文與行二也文柔美人剛正何害曰文虛也行實也今虛者尙不敢幾微拂人意而以順爲正而謂其實者將特立而不撓于俗其誰信

之曰此非得已也士順時則大者弋名位不順時則衣會  
且不可謀而灰亾至矣曰天下之事萬端義利盡之矣義  
利之辨明大之爲聖賢次之成忠孝次之爲文章之雄今  
義利之所以不能辨者灰生惑之也灰生之惑不能破雖  
求爲文章之雄亦不可得傳曰灰生有命此語無一人不  
知而無一人知之果知之則文章之雄可以坐而致而聖  
賢忠孝之塗乃由此而漸啟焉然則所論雖不越乎文章  
而天下男子廉恥之氣由此而勃然起沛然達則文章者  
卽風節之綱維家國之柱石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又曰斐洩也剛洩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卽此義

也杜子美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然又曰文章千古  
事又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  
淳其亦窺此義矣客默然退予次其語示從吾游者

駁議

自東方朔作荅客難嗣是揚雄有解嘲又有解難班固有  
荅賓戲崔駰有達旨蔡邕有釋誨陳琳有應譏郤正有釋  
譏夏侯湛有抵疑束皙有元居釋皇甫謐有釋勸論郭璞  
有客傲皆借設論之文自伸厥旨歸于崇恬黜競而已同  
志異詞紛綸祖襲譬之陽林舒蔭萬鳥并翔康道飛塵干  
馬合轍僕竊謂嗜學過矣至其命意不頗可以采焉厥後

昌黎進學解  
柳州荅問體則承前氣能轢古文苑之球鐘也  
鄙懷欲抒情詞之流徑希前哲是啄菹而摹鸞音疲驢而逐駿步揆才挈力一握爲笑爾

先生方提槩而坐藉書而居左右者芻巡負牆密如也有客揚頰舉眉撮鼻而嘻曰簷簷哉非子之爲也吾聞學者才之矧才者名之券名者身之章也故蟀孕厓潤茗秀谷芳豫章卓塗蒲輦陋其質縣黎照戶砭砭韜其光方今之士焱飛景埶驥泄龍驤靡不疊足蹠敝于都會而子僨屈折挫罔罔無介不亦性乎吾邁子十稔矣面目黧黑手指拳局一簡未畢口涎盈幅宵與晝咏咿嚶迫促足下自以

爲處此裕晏尺席如旃廈寒暑猶信宿固將騰風絕雲倏  
閃遂倭僿乎霄霓倚睨乎天閭也而已長翮六鍛餘腹背  
之毛尙將覽輝千仞流韻九臯哉近尤雩閭終日嚙嚙與  
古相角神器太絜目涉繇博吐棄時好斲至于古立言之  
賢曜靈急下子不繩緝之乎不然何以咆勃而急驟也吾  
恐學不可卒修其于世滋刺謬矣且子縱未得登螭陛御  
熊轡學覽東觀譽崇南山曷不返一眦之邛園乎胡依昵  
竊食苞裹羣籍東西側竄歲無定跡子弓已撥猶教人以  
穀率一室之中咤噤囁唳塞聰溢視談珣譁誕雜誦百紙  
聞之者走當之者囚子督之曰茂鴻績樹駿猷乎若夫狂

簡爲家疏率爲宅朋友腹誹親戚面謫子方以元氣爲傳  
載籍爲友徜徉渙漫于無成之塗游目百世揮掌八極而  
不知頗類之未除也夫大鵬與扈鷃同枝巨鼈與蛙黽共  
井雖中智尙慙之況子之握龍輔衣錦纏何不研心世味  
投閒抵隙與羣賢爭信屈顧屏絕聲氣含契河洛而謀饋  
餽以甘羈束也走所未服者先生于是蹙然改顏復煥爾  
而笑曰信客之談所謂視熠燿而懼蹈火涉瑩流而震爲  
江河也豈不甚善如才之不度其稱何今夫應龍之升負  
青天洩沈淵其氣精也乘黃之行踰崑崙躡月竈其德良  
也子謂先生之駕短轅而窟尺水先生亦慮子負重而輪



匡游海而颺狂也夫一玉一石珞琤如緇白一錯一金英  
爽有升沈先生豈弗思垂纓振履躡跡時賢登金閨而賦  
凌雲哉顧時不可彊而道不可紛也今先生口舌呼啞身  
志侮辱攸攸恤恤冬夏十易舊氊不青破帳成墨從先生  
游者又非有歆夫芳行冀傳道而祛惑此雖泆忍無膠尙  
未至乞焰高門昏夜偃偃匍匐怛懼以身爲其隸僚也卽  
和足六別而吾情迢然棲于混沌之交人之病先生者入  
于膏肓非先生有煩懣闐噎失其囂囂者也比者先生訟  
其察時之左趨道之懦勸勅并日昭冥弗陸用是滌唐虞  
沿商周六學皆大與醜與酬秦漢以降冊牘填匭近而不

敢窺者源近者流細志狎者神卑也稟經爲心植道爲體  
遠矢百歲冥冥于斯弗厭弗喜羲和雖急節哉非吾之所  
忤怩吾聞壯學日中老學炳燭先生雖慵愚踳駁眉髮亦  
未禿足下橐四海笥九邱者邪何阻人之好修也睽暘世  
之學者守枯株爲鄧林仰部婁爲岱霍先生羞之故非前  
聖之口弗誦非三代之彥勿誣不欲褻近崇遠良由聖塗  
萑萑異端紛糅卽家奉昌平人懷東周而驢駢馳驚者蔑  
以尊訓暮而席嘲啁也今將問世以金石碑版苔崩蘚剝  
者則夏后瑯戈比干銅盤毛伯古敦子尾犧尊太公般谿  
之碣叔敖期思之勒有能審偏宥嫻篆刻者羣詫爲鉅儒

之特識矣復以鴻都滋譌開成殊科一一徐贊許厥勇番番  
于是李斯上聖史游大賢通人一刺書蠅有司校藝  
活東滿篇此又今日之學力也若夫棠詮千言茶辨百日  
陰陽不分而疑義圖誓誥不知而出孔壁豈足以益心而  
刊謬哉口以生啗而已大道鴻濛文章彫蟲然而舍種秬  
而賚萁莠鄙絲麻而尙纂組亦非一世之蒙也弋獲撻取  
嚙嚙不休此瞽瞍之黼璫石田之鋤耨爾足下巨溺凡響  
日淫舊汗謂是詞場襟帶學圃盤杆啗啖稱說精匿魂遁  
而諷先生戕其心芽吐其道腴與數者揚鑣執筆競先後  
于四達之衢此則迫韓哀而駕小駟使般爾戶樞也乃

爾是過與先生雖田不飽爍刈糧不充朝廚擔囊而走與  
世响喻而敢以單庸之才麾老唾釋又志不束訓詰才不  
事彫刻晝夜不息以聖籍爲斗極其敦誨小子譎鄙不足  
述顧非藩溷中物矣一舒一卷白雲成章一洄一漩流水  
瀉瀉學之顯晦既有時其議先生者充閭溢巷或將以鍼  
先生之心盲也若敬承足下之教以時譽爲美以樸塞爲  
陋撞秘于眾目之前騰蹕于朝賢之右乃可企前修之赫  
戲培學殖之菡茂則千鈞之弩不弦而張一版之舟無水  
而行僕靈臺墨墨室如暗牖良言陳前固不敢受因倚戶  
而歌曰至道之匪遠兮斯人之翦翦兮滅汨于勢利而不

知所返兮匪吾所思存兮吾將臺簡以慰天真苟前聖之  
惡寵僅兮吾亦削剉而習浮文左右喜樂客亦覺寤憫然  
就階寒吃而去

幽揚賦進德之門駁議則修業之衡也一作于二十五  
歲一作于二十六歲今三十四年矣德業竟何如哉覽  
之自慙存之自譏焉癸未八月日記

### 齋中雜物銘

物有銘古義也或曰古人省身之篤靡物不遇雖小物廩  
廩然子曰義豈獨此萬物皆分天地之形以爲形有其形  
必有其理闇者日引之于禮樂之前而不省明者雖日用  
常物將來其理以淑身焉物苟無是理卽聖人能彊藉其

物以省吾之身哉吾聰明閉塞三十有餘年近稍知學取  
齋中之物近于吾身者銘之凡二十有八硯銘我之拙爾  
之樸我胡不明以石田來菽粟墨銘磨爾邪磨我邪我不  
日進而爾日退爾嚮固磊砢者邪筆筩銘爾無用而焉能  
束羣用猶取爾之空洞鎮紙木尺銘僂悍易動見爾憎朴  
直無致有威稜界紙鉛條銘不能一斷施鋒銛旌別曲直  
徒爾嚴私印合銘古直班駁之族蟠孕于腹而形何局局  
爾以石爲肝腸宜無人買爾櫝水注銘涓涓潤澤爾何德  
波瀾萬古亦爾力墨牀銘盤旋不止藉爾息爾善誘物以  
冥佚怠廢堅不起黯黹弗可洗書鐙銘爾身雖卑爾照則

精守明不晦煎爾菁英硯合銘將以文勝而必斂之惟通  
元者自檢之筆牀銘豪鋒所值銳且勁不勻退息利必鈍  
書廚銘開闔出入不可窮天地萬物羅當中私印銘知吾  
名而不知吾心一則曰瓦礫一則曰球琳私印硃合銘厥  
外絜厥中文輒奉紫泥策爾勳硃硯銘石易奪堅丹易奪  
赤點汙者日爾側眼鏡銘遠近易嚮光明之障自鳴鐘銘  
入于機者不能出于機知時者笑必使人知筆銘纖纖之  
身大有爲善惡在手擇所施紙銘材薄亦爾以我無反覆  
爾無側其理書函銘日狎經史所藏者幾藉書布銘衣被  
者迺將老爾于經席香鑪銘明緜緜灰亦然字帖銘神力

不授今鉅手得形自豪古木偶烏絲闌銘待非常者宜破  
格而何煩碎而蹙迫燭銘貌光而華才盡則噬茶甌銘將  
清胃鬲濁何哉所受者弗博茶船銘萬物勿沈溺清苦已  
甚亦累德凡銘不廁雜賓座吾對爾豈思臥

### 五賢贊

道光十六年自都南歸暑毒雨淫坎際不樂同行魯生曰  
君子之樂有所得于己有所濟于世有所傳于後三者而  
已三者以己爲本土賢自得耳佗何恤焉予曰僕奚足語  
此求之古人必若周之蘧伯玉漢之黃叔度晉之陶元亮  
唐之元紫芝宋之邵堯夫乃自得者與遂爲五賢贊



車音安安魏闕之間車音雅雅言歸于野廢而悒悒寡過  
何爲漘漘淇水可以卷懷

陋巷闕寂濂谿未來汪汪黃生太和與期涯涘弗泯濁清  
皆滓吾吝旣萌乃思夫子

夷清惠和思狷點狂冲然高寄處其中央南山飛鳥日夕  
在眼我有琴尊求之愈遠

朝登琴臺夕駕柴車疇無眉宇無其清虛筭餘一縑孤窮  
則裕于蔦數磬以繼韶護

百泉之山不鑪不扇洛水定居以游以宴鳴鶻南來微聞  
太息暝坐焚香默觀皇極

醜石贊

物莫不病醜雖然醜非病也病醜病矣西序下有一石廣三尺高不及尺察其形異焉疊柯而窪瘖刺而平露竅不靈聳骨不矍峭則無峰坦又生皺質微而理峭體隆而勢傾黯似黝厖雜似縑濁似土沃盞似溼靜伏也似狸負塗也似豕拳曲似鷺神不飛勁猛似鶻體不峻齋中之石遜其醜者此爲冠然予處此一期其旁羣小石或倚于檻或環于池久則傾側離徙莫省所歸其大者則不愛石與不識石之夫提挈去而茲石以醜存嗟乎名山峻嶺興雲降雨鍾人毓物自効于天地具石體者當如是也若夫樹之

爲碑環之爲螭植之爲屏橫之爲几鑿之爲鼎劖之爲孟  
採之爲硯戛之爲磬人雖賴之然傷其本體瑣瑣役于世  
吾悲之筌能負重者橋梁道路階祀楹柱垣墉之任各有  
所施旣久于用亦不全其體降而恃其空靈巧妙爭寵于  
名卿大家爲清閒祕玩與世盛衰雖有美名吾鄙其物矣  
茲石也處卑不惡汙投閒不苦宋不以弃材懟天不以修  
容愉人窺其初亦欲以興雲雨澤天下爲事處非其位姑  
遜于醜醜也者扶輿清淑之氣紆回繆曲而出之物得之  
可以葆初貞性者也其足病乃所以不病者邪爲之贊曰  
我校石妍石以醜堅石校我頑石以醜安人呵石蠢石如

點首客道我拙我色赳赳石分山精以醜得渾我稟天道  
陸巧入阱石我相守輒靜輒擾非我病醜乃慾病道撫膺  
對石萬感泰定石乎師乎茲請受命

容辭人竊其味來待以興雲雨翫天不為事豈非其而

故可出與早不惡乎毋謂不苦宋不以衰林戀天不以

名職大家為術間無冠與世盤舞舞美各吾漏其

浪賦初八午用亦不全其黜則而辨其空靈以彼爭

尋悲之學海履重香蘇葉後留留只歸於世謝之田谷

法之為變莫之為德人觀之然謝其本豈能定好子

論其難之論其難之論其難之論其難之論其難之論其難之

養一齋集卷之十八

山陽潘德輿彥輔

序

家集副誦序

昔人以世有文集爲門戶榮吾潘氏其庶幾哉明山陽詩人之存專集者始自吾十一世祖冰壑公吾家之有專集者亦始自冰壑公朱竹垞謂公詩格比十才子爲軼倫再傳至熙臺公風節政績具正史不恃文章著聲而詩亦遒礫當代爲巨手所重贈省親歸里者則有王子衡荅郊壇見遺者則有何大復賀潞寇削平者則有李獻吉皆四海

文章之冠冕也公中歲歸田勤于著述輯文獻志尤有功  
郡邑二子六谿公錫川公壽不及三十入郡邑志文苑傳  
錫川公三子畏軒公敦復公麟石公皆有專集嗣是以後  
二百餘年繼繼承承稟冰壑公熙臺公之教勿衰凡用藝  
文炳于郡邑志者前後十數人乾隆初又數人鳴虜盛矣  
德輿蠢愚弗克光大先人之美先君子筍蕭集無力刊行  
滌而上之彌多慚痛童時見家中羅列先集木版無慮數  
千片孤露後不幸遭蜚禍宅舍一空版亦蕩失銜恨入髓  
無從控譎悲哉悲哉德輿身旣貧薄族亦無顯者計見存  
詩集已刊未刊當有數十種乃冬宵祠堂族會懇懇咨考

則或爲乾隆中河水所沒或貧苦持易升斗或絕嗣流落  
不省所歸嗚虘昔何盛今何衰豈氣運轉嬗大率然與抑  
後人不持其門戶而致然也德輿每見一集必藏弄護持  
不復示人旣又以卷帙略多恐不能奉之行篋自資紬繹  
或出示朋好稍廣其傳也爰別鈔副本簡于原集而先世  
集之存者蒼萃咸在可以備行役觀玩可以通同志者乞  
假起衰難矣昔之盛者或藉以流行于萬一乎莊子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雜誦之孫題曰家集副誦副  
誦之職子孫所荷也自茲以往吾子孫若并此失之罪將  
益重大且德輿敬立此帙爲傳播計出于不得已仍加意

蒐采以俟補入吾子孫若視爲足本不敬觀原集或恃有  
此帙不甯繼續蒐補豈獨吾子孫之罪并使德輿之罪陷  
于不容誅之地矣有志于門戶者其必不然道光八年二  
月之吉德輿謹序

九經人表序

班氏刪漢書斷自高帝而爲古今人表殊亂厥例表終于  
秦而不及漢又何爲直筆哉然使凡作史者于一代紀傳  
外別爲人表以次優劣褒貶之義不彌章乎惜乎徒知班  
氏之舛誤而不知班氏之表有善用之而得者也余謂非  
僅諸史當有是表卽讀經亦賴是遂不自揆刪爲九經人



表體例雖本班氏而班氏九等傷于繇兼及婦人傷于瑣  
苟撫諸子寓言之人傷于雜仁智皆聖人之德無所爲高  
下而高下之傷于割裂又生者乃有中人一流可善可惡  
不敢豫洩爾古人則蓋棺論定無可轉移上達下達義利  
之間誰能中立則其分上中下亦非也茲以義利判二塗  
于二塗析八等曰聖人曰大賢曰賢人曰善人四者義之  
塗也曰權術曰庸人曰惡人曰元惡四者利之塗也古哲  
論人必有其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爲四等者論語也事  
君人社稷臣天民大人爲四等善信美大聖神爲六等者  
孟子也大忠次忠下忠國賊爲四等人師人友人吏人隸

爲四等者韓詩外傳也俗人俗儒雅儒大儒爲四等者荀子也聖人君子善人正人爲四等者膏肓鯀露也眾人賢人聖人爲三等者揚子也足知此義甚古班氏施于史非臆舛余施于經非謬襲矣經之數宋定爲十三周官儀禮未序古人爾雅祇張仲弓人孝經祇后稷文王周公師尹仲尼曾子六人已載佗經中今所表者祇九經經有其人事跡罕著不足係褒貶亦不書若所列有不類如劉知幾席班氏者則鄙人閭陋之徵也知人之君子糾之善何如

作詩本經序

詩三百篇不盡出于聖人孔子斷以爲經萬世奉爲定論

而經之三代而下詩足紹三百篇者莫李杜若也輒敢從  
而經之哉朱子則斷之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  
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朱子雖未以李杜之詩爲  
經而已以李杜之詩爲作詩之經矣竊怪近代作詩之人  
之于李杜也貌崇而心違之大李之才駭其變服杜之學  
憎其朴簡陋省力華誕悅俗者則懇懇然求之不衰蓋心  
專乎唐者十無一心專乎盛唐者百無一心專乎李杜者  
千無一也其去三百篇安得不遠哉竊不量力輯李杜詩  
千餘篇與三百篇風旨無二者題曰作詩本經奉朱子之  
言以破近代詩人之惑或曰李杜之詩皆足以經矣子剛

經乎曰風雅頌本足以經者也以爲孔子刪存三百篇者  
妄也李杜特後世詩聖謂篇篇皆如三百篇之足以經也  
余亦未之信余之爲此采李杜以蘄合于經非刪經并非  
刪李杜也雖然必淡明三百篇之義以采李杜李杜乃無  
憾而余于三百篇之義未之徹也然則茲役也非功也罪  
也世之君子其閔而正焉

陸丞相集序

義理之學節烈之士二而一者也今平居間講義理之學  
笑其迂闊弗適于用及臨患難欲奮其氣以成節烈此無  
異于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方宋之盛時周程諸君子遠紹

孔孟闡明義理之微言朱子出而蒼萃表章之人以爲學  
雖粹正無救于國之衰不知宋之末造忠臣義士接踵而  
興實基于此夫德祐執而景炎立景炎殂而祥興繼上奉  
八歲之君下無一尺之土以海爲地以舟爲國猶必死之  
疾百無一全危在旦夕無婦孺皆知之而吾郡陸丞相忠  
烈公以孱弱之儒肩艱危之任垂紳正色視幼冲如帝天  
南師不競奉以同殉甘之若飴此非一朝之節烈卒發于  
意氣乃數十年義理培養之爲之也上感下倣捷于桴鼓  
同日不降敵而自投于海者十萬餘人嗚虜宋三百年養  
士之報偉矣亦程朱諸君子之功也吾觀歷代史冊夏姓

改物之際無如南宋有明殉國者不可指數所以然者南  
宋儒者專尙義理而明亦篤信宋儒之學今之士大夫文  
學不爲不盛而其學愈博愈薄程朱爲迂疏空陋不足相  
仿倣遂致一言一動疾趨捷徑攫取勢利世方安平無事  
而士已浮僞不可託矣此盱衡風俗者所深憂也吾觀丞  
相此集詔四書一記一跋一詩一僅八篇耳然卽編正孝  
經刊誤進講大學章句二事觀之則知其服膺考亭之學  
至深且久而託孤寄命成仁取義之大節均由此出其文  
雖少其學與周程匹休可也昔陸宣公奉天詔書能使武  
夫悍卒聞之流涕唐遂不亾自言不負所學人亦以爲唐

之孟子丞相志事雖不就其學與宣公有二哉今人歎陸氏之多才乃日讀躬爲叛亂如機雲者之文而無以敬輿君實之學相詔勉者學之所以衰也鹽城陶君性堅卽其鄉前輩王氏夢熊所輯丞相之遺文軼事重訂補之旣成屬序于余余思丞相之節烈人人共聞無庸論述也論其學之原本義理者爲學者勸

任東澗先生集序

吾邑任東澗先生學宗程朱此集凡百四十卷又詩文八卷以浩博未刊布其曾孫維基維垣出以示德輿謹序之曰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者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

年以前之人近則曰爲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殆無一不取而則倣之宋史及二子集具在可覆而稽也今人不滿之者每能確指其解經不盡脗合乎聖人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覈誠不爲無見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學有所不備而其德行言語政事犖犖大者固孔孟以後必不可無之人而天地人之常道實有賴之以扶樹者也且卽其文學一端言之其取禮記之大學中庸與諸子之孟子配論語而謂之四子書出全力以表章續述之古聖人之學乃因此有程塗準的之可指使下



士見之皆如青天白日不可欺蔽此其有功于萬世之學  
者至宏且遠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  
之雜說轉視二子爲不足道無恠其制行之日趨于功利  
邪僻而不自知也德輿不敏竊嘗謂學者解經不必專埶  
程朱而程朱所以學聖人者實足爲後世法且其衛道之  
苦心尤不可不深悉何則程朱之學至艱危之學也百家  
眾說往往相爲依比勢若犄角而一爲程朱之學則爲老  
佛之虛無宋滅者敵之爲蘇張申商之捭闔名法者敵之  
爲管晏蕭曹之事求可功求成者敵之爲陸子靜張子韶  
之陽儒陰釋者敵之爲馬鄭賈孔之博研訓詁者敵之爲

馬班徐庾之文史汎濫詞章淫靡者敵之爲公孫宏張禹  
胡廣之曲學鄉原者又敵之以一人受八方之彊敵衝突  
擊刺將不保其身而終必砭砭焉成其孤志以從孔孟于  
千載之上而今之間人猶從而齷齪之此可謂不知天地  
聖人之心而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人心風俗之大患安得  
而不在此卽以吾邑論今猶有嗜程朱之學如東澗先生  
者乎父師子弟猶有以東澗先生之行與學相敦勸者乎  
德輿讀先生集所以掩卷三歎而不能默也先生名瑗字  
恕菴其學爲高安朱文端公所重舉乾隆元年鴻詞科選  
佚以老年八十餘卒山東韓先生夢周爲之墓表吾老友

阮君鍾瑗爲之傳又聞同邑汪文端公嘗爲其集序德輿  
未之見也德輿序先生集而極論程朱者以程朱之學之  
輕重不明先生之集愈可廢焉矣此亦古人說中拊本引  
綱之遺意也

邛氏王氏雜著合訂序

國朝以來吾鄉博雅士爲閣徵君百詩吳明經山夫近三  
四十年有邛先生蘭成王先生仲衡者亦能考論經史余  
生稍晚不及見也蘭成書滿篋所刊雜著止十之二三仲  
衡尤好論述後陳先生步谿刊其要而布之余每歎兩  
人爲古人學不克光于時一老死羈旅一三十暴折後嗣

皆斷絕所謂天道尙可知哉雖然兩人志誠不伸而品學  
 堅苦遺文未亾足爲庠序襟冕蘭成姿遜于學文有傷于  
 碎者仲衡初亦隨俗製文繼乃奮求經傳旨用意太銳往  
 往傷駁雜余僭加芟剔求其美者存之雖甚寡識然忠愛  
 前輩自謂當如是既又思兩人勤于學阨于天幾如一人  
 故合而訂之惜力薄不能別刊行也嗚虜好古力學鄉國  
 所賴今吾鄉猶復有此兩人乎猶有冒讀兩人書慕兩人  
 之爲人者乎斯文也吾且如之何邛先生名逢年歲貢生  
 王先生名廷佐邑諸生

山陽詩徵序 又聞同司王文公嘗爲其集序

明嘉靖閒先九世祖中丞熙臺公淮郡文獻志成郡守蔡公世金序之曰上下數千載表裏三百餘人采先代之絕言集諸家之佚旨鉤極元深搜窮廣遠世代盛衰之明鑑人事得失之法程繼此興起者余猶有望德輿生乎二百六十餘年之後不肖無狀弗能繼先世功德妄擬采嘉靖以來此郡文獻埒中丞公纂輯之末而槁昧謫劣未敢施手憶二十三四歲與亾友趙吉人議同輯山陽先輩詩爲詩以要之曰河嶽英靈休撫拾襄陽耆舊懼沈淪極知睿聚談何易略付艱難後成身然竟卒卒無餘日未踐厥言而吉人于數年前訕矣丁子儉卿亦余之至交也甫逾冠

六籍皆有論述復訂山陽詩上滄漢魏下迄近人已物故者訪其全集詳其出處錄其行誼綴其軼事凡十餘年始成編屬余商推勇余志雖弗就然天下當爲之事在人與在己一也爲書以復之曰比省郡刊行詩率題詩徵或繇尤無紀未足繫文獻若子之所徵者文也而獻實之故足賚然用詩存人一二篇足矣三篇外必至精者乃錄之弗以多賢也儉卿然余言余亦與選擇役要之儉卿搜羅出處行誼軼事之功爲大後之覽者必由詩知人得其行己之大方夏由此以窺盛衰得失之故則受範于鄉先輩者遠矣雖鄙拙如余不克續成先志亦不敢不敬用此意讀

鄉先輩詩也儉卿其然余言乎哉

寓庸室遺艸序

嗚虜此吾亾友邵瑗景邁詩也景邁論詩極微故嘆不自足橐成輒撇擲久益不記憶既卒余搜遺橐裁十三四鏤之篋三歲不忍視既又恐其零亂漸滅勉出點檢其孤斗漸能寫文字命之有搜佗人之所藏片楮零字模糊斷爛反覆辨認而使悉寫焉通得詩百餘首詞數十首又求其爲詩累者爲常人其能者刪之付斗重寫定爲詩二卷詞一卷殆無世俗人言語矣景邁之學以靜爲宗以恥爲幹意所獨至萬夫不能奪視富貴人如土壤不一挂齒頰神

貌溫煦市人滿座雜言刺百當之無忤色或目爲懦又性不趨熱憚竟科名學人愈笑其惰且拙也景遽揚揚如常時斗室穿漏日旰或不出訪之則掩卷閒詠午炊尙未得米暇卽獨步曠野中與雲鳥酬荅人百其名延之訓子弟皆驚恠所爲一二載遽歸竟閉戶宋居以死與之契者陳晉錫蕃邛廣業勤子及余三人余過從尤數文成必躬質之佗人已交口贊者景遽獨默然余斂容請其故景遽大聲陳其所以失不豪髮假借凡余之身心切務無不正色矻矻之其神識愈悚余或改或不改景遽終不引嫌而噤不聲也景遽死余過益多每一楫觸咽塞不能任此帙旣



付斗進告之曰是集也荷之以有力者其傳世行遠無疑也汝其可弗充學問事業以光大先人之志斗泣拜而受景籙卒年五十有一斗吾壻也

周氏族譜序

族無大小有譜則盛無譜則衰何者天生萬物莫賢于人  
人莫賢于知本知本莫賢于收族收族莫賢于譜鄉曲閒  
一姓數十百家祖孫父子伯叔兄弟振振蔚起顧無譜以  
萃之久必落落然相視如陌路人雖盛衰也單門微族顧  
能勑立譜牒詳明世系上追祖考下逮子孫俾相承續以  
俟蕃衍立意不菲薄雖衰盛也蓋譜之大義有二我身以

上祖父邇也高曾遠矣高曾以上彌遠矣譜不立則名不可考字愈不可考名字可考妻妾某氏墓某山向必不可考忍乎否也我身以下誰無子孫誰無曾元吾之曾元吾兄弟之曾元其源則一人之身也不明譜系則對面必不相識相識必不相聯綴喜必不賀哭必不弔大宗無後或不立嗣支子無後無譜可按序次顛倒爭立致訟仇釁百出忍乎否也嗚虜譜之有無族之盛衰爲之此俗人所知也族之盛衰譜之有無爲之此惟知本者知之俗人利是來勢是依私情援繫四海九州之人有同姓而非同族者其人足爲利勢私情計也欣然以爲同族旁立乎宗族鄉

里之中告以收族立本之義反愕然而不解曰吾單門微族也此其爲人何如者車橋周氏非巨族也周叟曙菴獨慨然知本計勅譜三卷以遺後之人美矣乎此門庭蕃盛徵也叟年八十餘神采充然不治一事獨惓惓于此詩曰令德壽豈夫振古以來有不豈弟而壽者哉曰

僊屏書屋詩序

黃樹齋先生輯其僊屏書屋詩如干卷付德輿校定且命爲之序序文字古之門弟子事乃不辭而序之曰詩之教嚴矣先儒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承君政述已志持人之行也去古旣遠作者彫鏤馳騁之力至苦然于政與行

絕無與徒淫巧走馨利自溺其志以溺人之志蓋行不古而政因之矣吾覽近數十年詩高下雖不齊然誠能埽積習追先民者不數人篤于古者遂憤然謂近世詩人太多實不足以發揚士大夫之學其真士大夫殆不必詩是又豈通論哉何則居今日而有結志忠厚敘政事侃直以歸于端飭其行誼者此何人曰此真士大夫也曰此卽詩之所以爲詩也先生之詩體格取諸漢晉盛唐而止晚近熏染畢力剗削大抵非有益于國之敷政人之植行者則不以命筆其志之嚴如此十數年來外爲校官內爲文學侍從臣旣力持志行佐朝廷文治比蒙恩入御史臺

作聖天子百目論四海利病天下望先生指陳政事甚  
大詩之復古信其餘矣夫復古非一人事也凡有唱必有  
和以先生之識量揚一世士大夫之善而薦其尤後先協  
心風會之古可以拭目俟卽德輿之陋亦將親炙變化俾  
志行日進于端厚而不獨詩受教也

誦芬堂詩序

伊古及今勝衣童子初入塾受經無不知詩爲性情之教  
及其能爲詩也吾惑焉標綱宗立壇坫爭妍鬪博使氣三  
者而已三者又迭爲勝負士日攘臂于其中未有從事于  
性情者然亦有之空靈以爲性而不知其爲僊佛之邪說

流動以爲情而不知其爲聲色之醜行詩主性情之說愈盛而詩教亦愈敝蓋今之性情非古之性情也古之所謂性情者吾于周詩得一言焉曰柔惠且直美矣哉此性情之圭臬也晚近之詩于己矜而褊非柔惠也于人僞而諛非直也夫柔惠仁也直義也二者參和而時發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自周以來之詩吾嘗徧衡之合乎此則爲詩人雖野人婦孺片章斷句吾反覆而不厭不顧何也人之性情之達于詩者必知此乃有用而無害虞廷言志孔門可以興之法實在於此後世論詩者岐塗百

出積椽盈箱均之無用而有害則均之可拉雜摧燒之也  
余持是論久疑信者參半永豐郭儀霄羽可論詩獨與余  
合遂一見稱莫逆觀其人溫溫然侃侃然庶幾哉柔惠且  
直人也觀其詩居家尚孝友結友賢鯁亮其論當官馭眾  
一以剛方豈弟爲本蓋羽可之可傳者人而詩其餘也然  
性情如羽可亦未有不能詩者晚近以詩爲本以人爲末  
詩遂無足觀觀羽可之詩詩之本教灼然可明然則羽可  
之詩又不可不汲汲傳諸天下惜乎余之力不足以傳之  
而羽可必屬序于此鈍拙之士則羽可之能爲自求其性  
情之詩其亦可驗于此也

姚梅伯詩序

詩非佗吾之言語云爾有是非無工拙也而由唐宋迄今  
詩集日多序詩者亦日多皆竭力求工于詩而序之者亦  
力稱其工也今將與人游乎高山巨海之上問人曰山之  
雲海之波有工拙乎其人必笑今夫人之有詩猶山雲海  
波也而求工則何也夫較人于山海其渺小甚矣然性質  
之高偉廣大可以什伯倍于山海而其次則猶可以爲山  
海而人特末之知也然則詩之是非安辨辨于人之是山  
海非山海也云爾其是山海也則其言語爲大波大雲矣  
其非也則終身局局于一波一雲而猶非其真也四明姚



變梅伯與余交數年其性質渾樸動于天而不參以人爲  
其人殆可以學山海者也乙未夏以詩集示余戊戌嘗遇  
之都下復觀其近作謂之曰子之詩近矣不求工矣夫詩  
有百病而莫病于求工何也求工則必非山海可知也梅  
伯遂屬余序余笑曰余之序不能極稱子之工而轉以子  
之不求工爲進子能甘之子之詩將必不工矣子能甘終  
身之詩之不工子之詩乃真進而子之人其可以爲山海  
無疑矣梅伯曰有是哉請緝其言以要諸異日

江龍門詩序

道光辛卯壬辰閒余客都下喜與四方之士論詩每謂詩

之風旨必以澹泊靜正爲基本而後發摛其才氣不流于  
淫靡縱誕爲人心憂廬江江龍門獨躋余言後二年冬復  
相遇都下交益親其爲人神鋒挺邁不可一世顧篤好余  
文字盡出其舊作屬審正余思古偉人之著見于世蓋皆  
不以詩龍門年壯氣盛方切究當世務思拯民疾苦副  
國家取士之意嘗手挽薄笨車走二千餘里來京師又時  
與勇夫材官習刀矢技擊求史冊中名將訓練攻守之法  
淡疾文士秀羸偏于鉛槧無實用然則龍門何必詩也然  
龍門以盛年舉京兆行登著作選詩亦其和馨鳴盛之  
一端而龍門之詩又實蘄合乎雖音不妄逞其才氣亦烏

得而無傳也去年冬龍門挾姬人徧游杭之西湖諸山歸  
舟過采石攝衣夜登大風起叢薄姬疑有虎龍門撫劍長  
嘯岳谷震動其詩劇豪宕可喜然余尤愛龍門言少讀書  
龍眠山中積雪霽月萬籟岑宋諸峰皎然肺府空潔無一  
物嘗語龍門此吾心至靜之體亦詩之高境也序龍門詩  
復慨想久之

伊猗君詩序

古之交也以道義其次文菽其次意氣其下勢利余家居  
數十年良友不過二三人晚數游京師朱門廣筵之上華  
纓玉佩填溢四座勢薰灼百目吾慮其爲市也趨而去之

交衢狹巷馬首偶接傾蓋與語意偶合符遽盟金石杯酒  
數行脫千金爲餽荅倚託妻子可質泉壤此古之擊筑屠  
狗之風凡幽燕之士以氣雄視一世者哉然片言不合覺  
生睚眦讐其終身者比比有之吾又怖焉長白伊二猗君  
生長朔方大父爲副將立功邊徼閒宜其意氣橫飛雄快  
自喜獨深戒馳軼容止溫溫然爲詩清微淡冶如幽篁孤  
花不來表襮于世余愛其靜也與之數往還別數年寄詩  
歌相慰勞造其居陋巷敝椽殘書數百卷而已舉于鄉垂  
二十年不得一官益無斗米嘯詠不離口道義之氣益然  
達眉目之人也其可交又非徒文菘已也吾見四方士多

矣才力氣勢勝猗君十倍者何限然終念猗君可恃耳猗君齒方壯異日未必不通顯卽終不得志于猗君奚損益恨余將歸老江湖茫茫天涯合并無期序其詩愀惘不能已云

晚醒齋隨筆序

昔勝國之士以好講學爲風尙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惡講學爲風尙而行亦衰夫勝國之士聚徒結社爲名高而汙雜囂譁蕩裂防檢之士多廁其中今旣痛懲之矣而學之不講聖人猶憂之今惡之者何也數十年來承學之士華者騁詞章質者研考據如是則可矣若其人爲講學之人

則上之羣公卿老于文學者輒作色非之恐人之不帥也  
又取宋元以來講學有大名者糾其迂執疏陋以爲瑕尤  
大書深刻詳示海寓于是爲士者必惡講學不特心性精  
微之言不偶一關慮卽倫紀理亂官守清濁民生利病之  
大故父兄于子弟亦未有敢相詔告敦勸者況師友間哉  
風尙旣成轉相祖襲牢不可詰天下之士遂真以會色爲  
切己廉恥爲務名攫利祿爲才賢究義理爲迷惑而官箴  
玷民俗薄生計絀獄訟繇百害籍籍乘此而起救之者嚴  
氣厲色督之以峻刑亦莫能勝徒發憤太息卒不知由于  
數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學者率淡疾講學成此風尙而士

行乃衰士行衰而後官箴民俗生計獄訟交受其弊也爲  
今日計士誠不當聚徒講學蹈勝國餘習然其窮而居鄉  
達而居官有志于立言者于漢唐諸儒後兼取宋元以來  
講學之書纘述而申明之以救數十年詞章浮華考據識  
小之病使人知有禮教名節不至陷險邪而乖我國家  
之治化未嘗非中流之一壺也太倉盛子履爲吾邑校官  
懔然念乎此箸書曰晚醒齋隨筆自警其子弟余以謂有  
益于天下之士矣又宋人講學語錄實沿禪家名此朱子  
之徒之過非朱子意也子履書一洗語錄舊習整雅似劉  
敞弟子記明覈則劉荀明本釋也雖然修辭之美非子履

所重余竊窺見世士風尚與子履箸此書之本指而書之

如此之盛非未有意也天賦書一則書於書習藝報如

蓋于天初之士矣又宋及編學術幾實皆職宗容由決于

變然念平加善書日知新藝與筆自警其于後余以儒有

文部外未嘗非中流之舟也故其言益乎藝為吾國外官

亦以識其人賦其藝送公簡不至割劍深而乖其會固

斯學之善藝也而申則文以亦堪中半備章氣華亦難

致而故官齊志而立言者于萬書請謝於兼期宋亦以來

今同信士類不嘗想其精學部報國總督然其韻而風

亦以遠士亦寡而於官數月谷也信然信交受其與也